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十一

宋 蘇軾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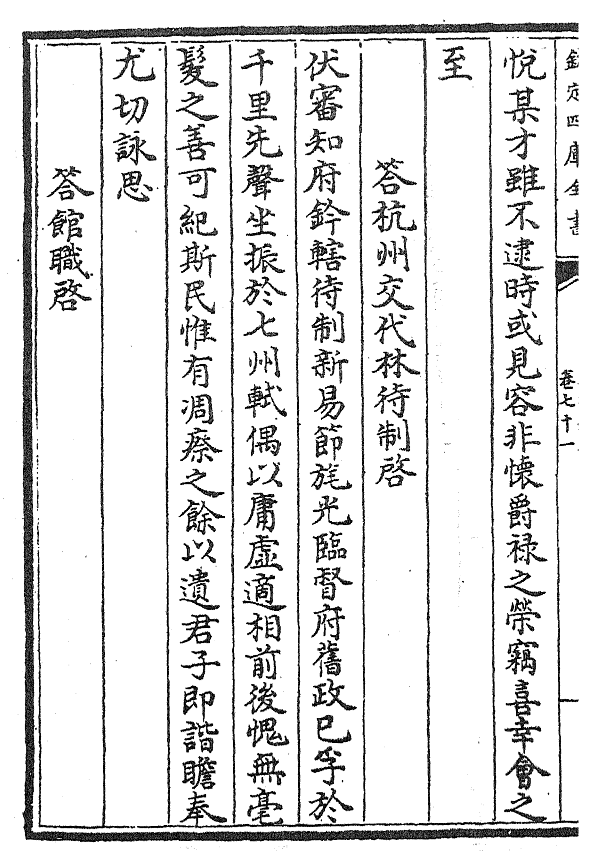
啓六十四首

謝制科啓

軾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之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某生於遠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強已而力行雖爲朝

廷之亘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深言發譴生事勢宜爾追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竊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闊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選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某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悱為知士

之所不許因循鹵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某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竊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賢制策所興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



悅其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懷爵禄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答杭州交代林待制啓

伏審知府鈐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軾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凋瘵之餘以遺君子即諧瞻奉尤切詠思

答館職啓

伏審奉詔明廷陞華册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鼇宮金闕笑方士之遠求自喜衰年獲覩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温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則深軾方此賜環遽承枉駕沐誨音之已厚愧馳謁之未遑

與潁州運使劉昱啓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寛假特乞守符條教闊疎溪

湖清遠但坐糜於廩禄顧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曲垂
存撫特先蒙於顧盻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郎中才
簡上心名高省闥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之民日望
東塵接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足為衰朽之光感佩之
私筆舌難既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足見廟堂之兼
容繹汝頳之清閒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相諳

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為條教自然獄市之清此蓋伏遇某官師保斯民蓍龜當代折衝禦侮已獲萬人之英補隙輔踈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求民瘼勉盡鄙才但未歸田之須臾猶思報國之萬一

答晁發運及諸郡啓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寵光荐及復付名邦雖見吏民敢違條教尚緣大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曲敦同

傍之好餘人其官忠學有容通明畢照朝高推望流風采之聲聞士誦德言借光華於枯朽致茲

疎拙粗免曠瘝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無斁

賀彭發運啓

伏審拜詔十行覲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晏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發運吏部年凡士聳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能喜忭之深力占難盡

答杜侍郎啓

伏審肴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彚征朝廷為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温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謝本路監司啓

多病早衰屢有江湖之請誤恩過聽遂分疆埸之憂才

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鎮敢緣厚德尚許兼容伏惟
某官名重搢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忘流殍之災肅
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朽鈍得奉教條但交欣悚
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上監司謝禮啓

燕南趙北昔為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觀
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疲陋顧吏
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庇民宏

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崇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擠勉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賀鄭帥及監司冬至啓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黄宫復來於七日候微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既醉太平實具周詩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羲易之占軾限以守邊未遑稱慶徒

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

新歷既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上心更膺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頌之深敷陳罔既

答丁連州朝奉啓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

易久恬飃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菀而有力於嘘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答陳提刑啓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録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況
清廟瑚璉之姿為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豈流
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曾諸儒
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暫屈雲霄
之步來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墜尺書而起癈助
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吹噓之力既感
且怍不知所云

答彭賀州啓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埽真祠拜賜散人之號喜
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名於
左右豈謂某官曲敦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借之餘
論温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已五漿之
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為好

答臨江軍知軍王承議啓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晝諾又覩枳棘之栖多
難百罹流年半世怳如昨夢復見故人伏惟知郡承議

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憐衰朽而借餘光蓋將敦風義以勵流俗感佩之至筆舌難周

答王幼安宣德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關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遷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脩舊好收錄陳人

粲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

求婚啓

結褵早歲已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之嫁娶敢憑良妁往欵高閎軾長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之餘伏承故令

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子禀粹德門敎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祇聽俞音

定州到狀

得請近藩假塗治境即諧披奉預切忻愉

謝交代趙祠部啓

近審新命屈領此邦名實所加吏民交慶夫何駑蹇之步偶玆糠粃之先雖甚內慙實爲大幸恭惟某官清名

肅物雅望在人以博學而濟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
試蕭生於馮翊猶傾長孺於淮陽眷此東原幾為大澤
尚呻吟之未復豈罷陋之所堪望公之来以日為歳祝
頌之素寫述難周

賀孫樞密啓

伏審對揚綸綍進領樞機道不虚行必頼股肱之力人
惟求舊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將明氣
備孟軻之剛大聲華傾於衆望功業見乎有為擁節常

山遠過長城之備軔繫京兆遂令鳴皷之稀公議益崇
貴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圖保大之勲惟時運籌既
壯王猷之塞佇覲秉軸更增帝載之熈某限以郡符阻
趨墻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懐

回列郡守倅啓

祗奉詔恩出臨邊寄愧非才之難強託餘庇以少安豈
謂仁私過形存問感佩之至宣寫莫周

回列郡知通賀冬啓

日旋南極氣兆黄宫竊惟視履之祥宜擁自天之祐未遑馳問先辱惠音感佩之誠敷述罔旣

回列郡守倅賀年啓

新歷旣頒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祗服寵光永惟嗣歲之興必享宜民之禄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謝監司啓二首

近審下車輒嘗進記徒欲聞名於將命未皇盡意以占詞不圖謙光遽錫褒寵感銘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

以舊德之賢當聖朝之選恩足以濟法義足以理財先聲所臨公議同慶凡緊屬部實有賴於庇庥惟是孤蹤更曲蒙於優借此為過幸豈復勝言

又

伏念傾蓋若故雖自慰於宿心盡言非書故未紓於誠意即膺寵復實佩謙光退屬紛縈遂疎上記遽叨崇問徒益厚顏恭惟某官造道惟深養氣以直理財不從於義行法不失其恩竊聆下風倍仰厚德不圖幸會遽隷

屬封吏畏民懷既仰安於明哲心勞政拙庶粗免於譴訶喜忭至深敷陳莫罄煩歊尚熾豨對未期伏冀精順別即迅召

賀高陽王待制啓

伏審顯奉恩綸榮更帥閫鎮武垣之衝要聯内閣之高華公議交俞貴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於時有為發揮才謀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雖難而不辭簡在聖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關防之雄有恩

有威方結東人之愛允文允武更紓北顧之憂即觀成功進陟近輔

賀青州陳龍圖啓

伏審光奉詔書往司留憲漢恩予告暫優三最之勸商夢懷人方徯巨川之濟於公自計為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憲邦忠嘉致主衆謂老成之託孰逾舊學之賢而乃力謀退安示有疾病揮金故里雖榮踈傳之歸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無由追餞徒切瞻依

謝惠生日詩啓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貽佳什允也風人之作燦然華衮之榮自省庸虛惟知愧汗雖大人占斯干之夢喜獲嘉言而弟子廢蓼莪之篇難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謝求婚啓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聞擢秀豈

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某驁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忭于懷敷述罔既

賀正啓

伏以物壯則老肅殺所以成歲功否終必傾反復然後知天意亢在含生之類休有向榮之心恭惟某官履信體仁秉德直義才無施而不可道得時而愈隆方當彙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門

墻瞻頌之深敷宣罔旣

賀冬啓

伏以候緹室之清宮瞽告以日卜臺觀之黄祲史書有年共安消長之來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才猷傑異道德深醇蹟共正直之休順獲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稱壽觴坐馳傾向之心莫罄安榮之遇

賀正啓

伏以葦桃在户磔禳以餞餘寒椒柏稱觴燔烈以興嗣

歲在時為泰與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洽斯民才髙當世迹難淹於外補望已隆於本朝慶此朋来之辰必有彙征之福某官守所繫屣謁無階頌咏之深敷寫難盡

謝孫舍人啓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聳聞中外交慶士夫竊惟二聖之心蓋以多士為急滅烽仆鼓而以將帥為藩垣抵壁捐金而以公卿為帑廪蓋樽爼有折衝之恃則藜藿無見採之憂某官瑚璉之才杞梓其用學不專於為巳才巳

效於臨民穆如清風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玆為收拾之儲豈特絲綸之任不遺衰朽過辱緘封永敦為好之懷深負難酬之作

謝呂學士啓

文學之選人才所難邇無世禄之嫌遠絶茅衡之棄矧此國家養賢之地豈為儒者竊禄之私某官學古入官脩身以道志本為已行浮於名直諒多聞固可追於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於古人果膺選掄益登清要未逞

馳問先辱惠音

答新蘇州黄龍圖啓

伏審先膺詔函移牧吴會先聲所被惠政已孚自顧長庸敢論疇昔既聯法從之末又竊鄰光之餘金華玉堂帝左右之高選武林茂苑江東南之要藩雖才分闊絶於賢愚而步武差池於先後其爲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國器學已試而可用望久養而益隆偃息均勞叔度莫窺於萬頃治行稱首次公行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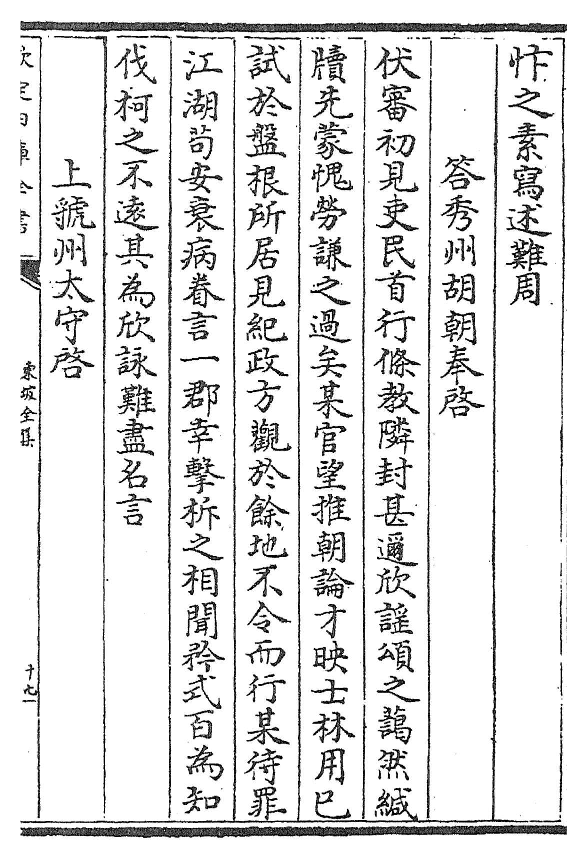
三槐潤澤所加迂愚有託辱移書之周厚實借寵於衰遲銘感之深筆舌難喻

賀提刑馬宣德啓

奉命按刑捧節入境吏民相慶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獨先一日之雅恭承崇問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論治行聳聞於中外家聲洋溢於縉紳眷三吳之疲民困連年之積潦疇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洞瘝之獲蘇抑亦庸虛之知勉其為喜幸豈易名言

答曾舍人啓

伏審顯膺制命榮進掖垣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某官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繼父兄之業早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進之論者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歎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恨無酬德之言徒有得賢之慶感



忭之素寫述難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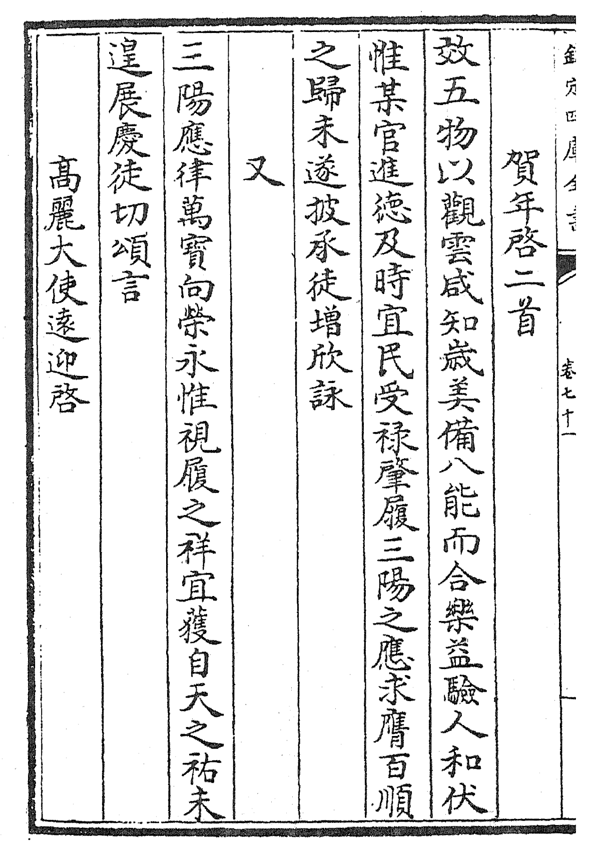
答秀州胡朝奉啓

伏審初見吏民首行條教隣封甚邇欣謠頌之藹然緘牘先蒙愧勞謙之過矣某官望推朝論才映士林用巳試於盤根所居見紀政方覿於餘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擊柝之相聞矜式百為知伐柯之不遠其為欣詠難盡名言

上虢州太守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師之
權凢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農故地號國舊邦周分
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謝
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
如初有洪淄灌漑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
物常豐寳産金銅充物諸邑良材松柏贍給中都至於
事簡訟稀瀟灑有道山之況魚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
風自匪巨賢不輕假守故来者未甞淹久而優恩已見

遷除非總一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御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奥精祲盡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轓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共徯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隕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賀年啓二首

致五物以觀雲咸知歳美備八能而合樂益驗人和伏惟某官進德及時宜民受禄肇履三陽之應求膺百順之歸未遂披承徒增欣詠

又

三陽應律萬寶向榮永惟視履之祥宜獲自天之祐未遑展慶徒切頌言

高麗大使遠迎啓

伏審觀光魏闕自忘浮海之勤捘館吳都將有披雲之幸過承謙德先狂華緘感荷之深誦言莫旣

副使啓

伏審秪率邦常來脩方貢適此海隅之守得瞻使節之華首辱緘縢過形謙抑其爲感怍難盡名言

謝大使土物啓

伏審揚舲造朝弭節就舍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道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莫遑辭避但切感銘

謝管設大使啓

鳴鹿食野方主禮之粗陳驪駒在門歎賔歡之莫盡遽辱移書之重益慙爲具之疎即遂顧言徒增銘佩

副使啓

伏審舍館初定徒馭少休粗接賔歡方愧饑牽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貢之餘感佩于懷愧怍無量

謝副使啓

伏以裴回弭節必忌靡盬之勤笑語飛觴深懐不腆之

愧過承榮問益荷謙勤感服于衷筆舌難盡

罷登州謝杜宿州啓

桑榆晚景忽蒙收録之恩山海名邦得竊須史之樂自非明括少借餘光内自顧其空疎必難逃於曠敗某官高風肅物雅望應時既愷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飾吏每假齒牙之論曲誠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既

杭州到狀

得請支郡備員屬城幸兹衰病之餘託在庇庥之末即

諧瞻奉預切欣愉

賀王發運啓

伏審榮膺制檢總領漕權慘舒六路之民表裏大農之政風聲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學術過人忠嘉許國暫屈分符之寄已膺側席之思乃眷東南欲少蘇於疲瘵無心内外當益罄於謀惟凡在庇庥豈勝歡慰

賀新運使張大夫啓 一本作賀葉運使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臨民方一節之風馳已列城之雲

靡矧惟雅故尤激懽悰伏惟某官早以異材著聞美績
議法造令久裨於廟謀宣化承流益試之民事自聞新
命實慰輿情再惟衰朽之餘得荷寛明之庇其為厚幸
未易究陳著聞美績下四句一本作望高郎選綮列星之經躔華使周爰凜外臺之風采

答喬舍人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
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
將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

慨慷則東漢多徇義之夫學術夸浮則西晉無可用之士興言及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兹顯擢實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為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省之光抑亦邦家之慶過蒙疏示深服撝謙顧憊衰病之餘莫究欣承之意

謝右史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棄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曽未施於薄效躋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禄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而責猶當重顧懇辭之莫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為憂敢辱見慶此葢某官德惟樂善志務達人重縁姻好之私責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退増愧懟屬春候之向和宜福禄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懐

賀時宰啓

伏審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號揚廷士識上心之所尚

置郵傳命人知聖澤之將流靡不欣愉至於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廣博而良進以正而正邦異乎求以求政貫六經百子之學煥三代兩漢之詞昻稟自殊偉蕭侯之八尺斗南莫競凜梁公之一人加以絕識見微曠度舉遂清心省事則法可使復結繩之約强本節用則貨可使若流泉之長材無不可範而成也譬泥之在鈞俗無不可易而善也猶風之靡草是皆還至而有效安見為事而無功蓋神考貽謀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

要宜纖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圖任之
愈篤豈緊疎逖所獨詠歌惟民罔知合語則聖九有詔
令率先恵慈固已遐邇爭傳室家胥慶顧此民逢此日
之何幸謂吾相勸吾君以愛人歡聲格於九天乖氣消
於萬彙在昔小國如彼景公損已一言退星三舍又況
以禹湯大信之誥有夔契同寅之言蠢爾憑生猶知助
順赫然在上豈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無佞舌輒忘犯
分顧欲輸誠然有難言是在精智蓋無交則莫與苟好

謀則必成不惡而嚴匪惡伊敎終成大賴豈曰自私伏

念某遭時休明賦命衰薄忝粗蒙於遴選比久幸於退

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波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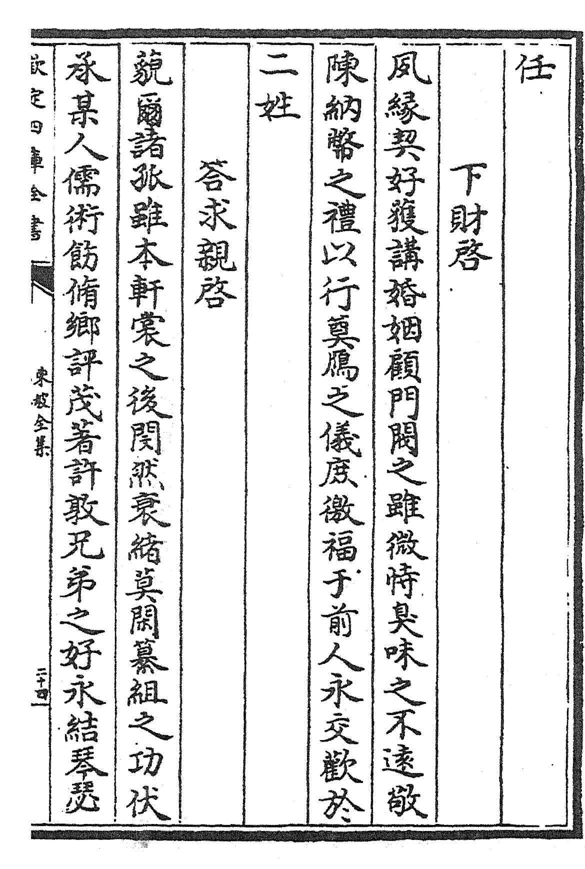
重以頃歲周旋竊嘗撰屨未塗流落無復掃門豈賴補

息劓黥彫朽糞朽出部見日去盃望天悵未力之將殫

愧明恩之莫報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儻奉法循理之可

爲民社非輕猶承宣而惴惴天淵靡外亦戾躍以欣欣

某限以在外不獲躬詣省庭預百執事賀鈞屏下情無



任

下財啓

夙緣契好獲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遠敬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荅求親啓

藐爾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纂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脩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

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與邁求親啓

里閈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邁天資朴魯近憑遊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歡

徐州謝隣郡陳彦升啓

受代膠西甫逹仁庇分符泗上復託恩私祗見吏民布

宣條教郡有溪山之樂庭無爭訟之煩曾何妄庸獲此
僥倖此蓋某官紀綱千里儀表一方議論信於中朝予
奪公於多士衰罷無術旣常荷於兼容勉厲自將或無
忝於知遇感懼之素數染難宣

湖州上監司先狀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忭之深數
宣莫究

回同官先狀

幸因睽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遥欣愉良極

黄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兹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眙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冀黄之右牢圄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謡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旣

杭州與莫提刑啓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忒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於列郡浹厚德於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黄龍圖啓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

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於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恊羣言欣頌之誠口占難盡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啓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爲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忭切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於内者皆效節於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於外者皆受制於樞密未有不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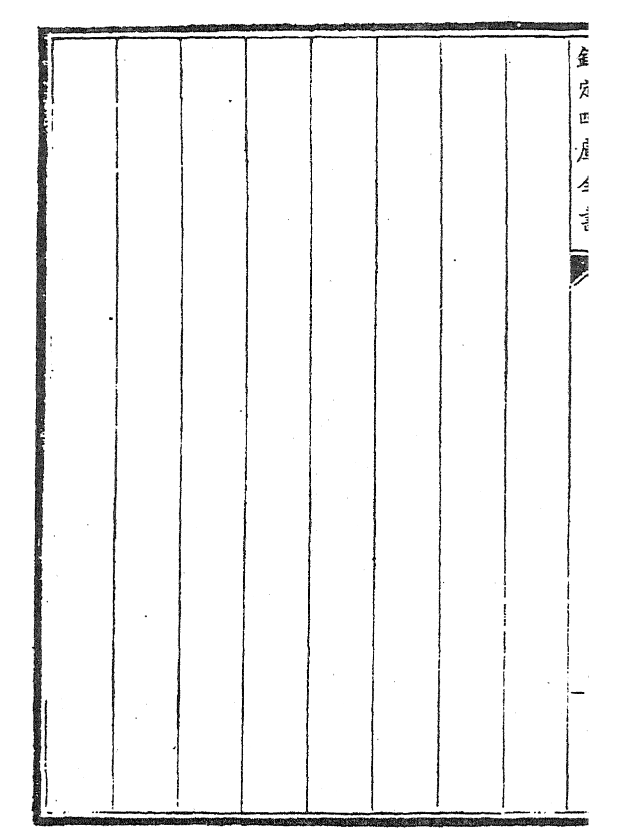
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於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闊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登庸助率土之歡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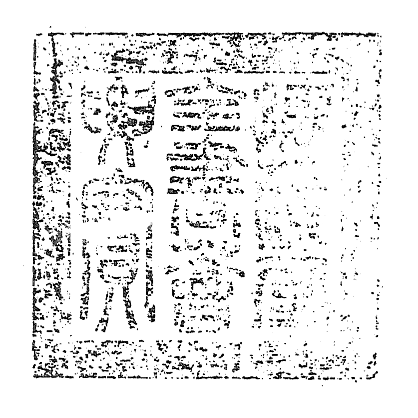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七十一

謹案卷七十第十三頁後六行謝翰林學士啟刊本脫林字今增

第十三頁後八行豈期晚節復與英遊刊本復訛伏據他本改

第十七頁前一行次訪里閭之者舊刊本脫之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王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十二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七十二

宋 蘇軾 撰

書十一首

上梅直講書

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顔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

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

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来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寔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巳退而思之人不

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韓太尉書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

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來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

勢而安於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

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寛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茍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

也已軾自幼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寛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來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寛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最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富丞相書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談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試是

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狄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傾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百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塟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

亦足矣今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憒忣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

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説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没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

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

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鬬曾子孝而狥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

效其偏其詛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於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能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

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茍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為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

略幸甚

上曾丞相書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説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搖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刼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説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闊絶而其相須之急

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說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爲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爲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爲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說而彼將以彼之說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詞夸也鬻千金

之壁者不之於肆而顧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今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哆呶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而強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茍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攫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嘗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

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詞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

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説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輒有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應制舉上兩制書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

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

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

之上不以其踈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

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為邪王公大人實為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為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

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為虛器法勝人則人為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

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懽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

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姦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為能也崔祐甫為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為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為善用法令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

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
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夔不敢自與於知
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
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
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
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
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
公孫魏邴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

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寛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煜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慇懃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劉侍讀書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

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

訑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設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

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顔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

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

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

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間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

不宣軾再拜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宦於西嘗以爲當

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

安末可以隨敝而救隨壞而補也然而其事宏闊浩汗

非可以倉卒輕言者今之所論特欲救一時之急解朝夕之患耳往者實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戸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戸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耕於野者不顧為公侯藏於民家者多於府庫也然而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不知昊賊之遺種其將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

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内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陜西之囊槖也今使有變則縁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不散其權固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

者名為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戸然至於不足則逓取其次最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令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強惡者願入焉擿

發贓槩者頗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窮困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権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録以聞者從軾之説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税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

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歳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況於相公才略冠世不牽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歳赦書使官自買木闌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

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説而叅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来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来不革之過今

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訖事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

軾於門下蹤迹絶踈然私自揆度亦似見知於明公者尋常無因緣固不敢造次致書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於流俗人之議以為迹踈不當干說則是謂明公

亦如凡人拘於疎密之分者竊以為不然故輙有所言不顧惟少留聽軾於府中實掌理欠自今歲麥熟以来日與小民結為嫌恨鞭笞鏁繫與縣官日得千百錢固不敢憚也彼寔侵盜欺官而不以時償雖日撻無愧然其間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風水之所漂或主持糧斛歲久之所壞或布帛惡弱估剥以為戲官或糟滓潰爛紐計以為實欠或未輸之贓責於當時主典之吏或敗折之課均於保任干繫之家官吏上下舉知其非辜

而哀其不幸迫於條憲勢不得釋朝廷亦深知其無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吏數赦遠者六七赦矣問其所以不得釋之狀則皆曰吾無錢以與三司之曹吏以為不信而考諸舊籍則有事同而先釋者矣曰此有錢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為言出而莫敢逆者莫若天子之詔書也今詔書且已許之而三司之曹吏獨不許是猶可忍邪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輩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條二百二十

五人錢七萬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餘炭鐵器用材木冗雜之物甚衆皆經監司選吏詳定灼然可放者輒已具列聞於本府府當以奏奏且下三司議者皆曰必不報雖報必無決然了絶之命輒以為不然往年韓中丞詳定放欠以為赦書所放必待其家業蕩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孑遺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寛貸之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除免不問其他以此

知令之所奏者皆可放無疑也伏惟明公獨斷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歸安其蔾糗養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門以歌詠明公之德亦使赦書不為空言而無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答安師孟書

辱書為貺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時所宜德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休戚軾所宜知何者其勢足以

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憮然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為自為喜者少而為軾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為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得又將有大者也

與曾子固書

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

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逮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措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於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謹即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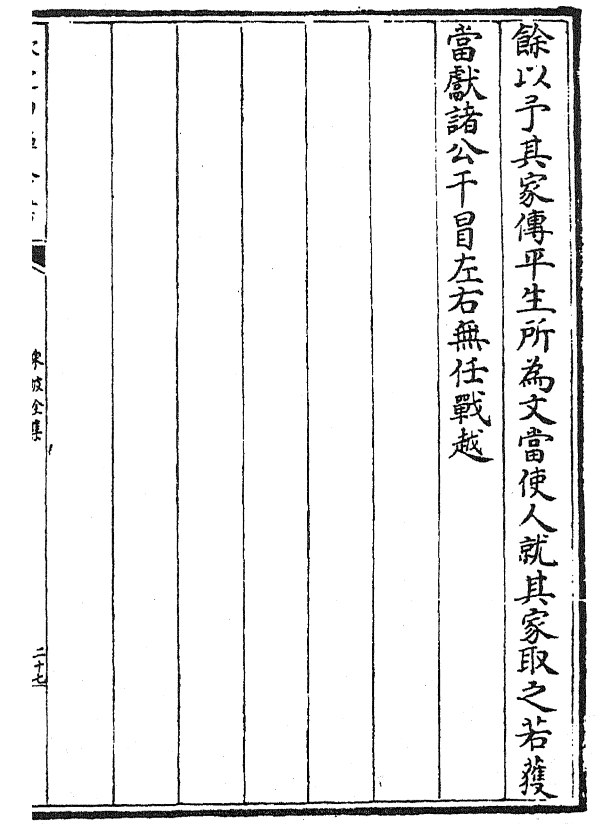
狀以授同年兄鄧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諾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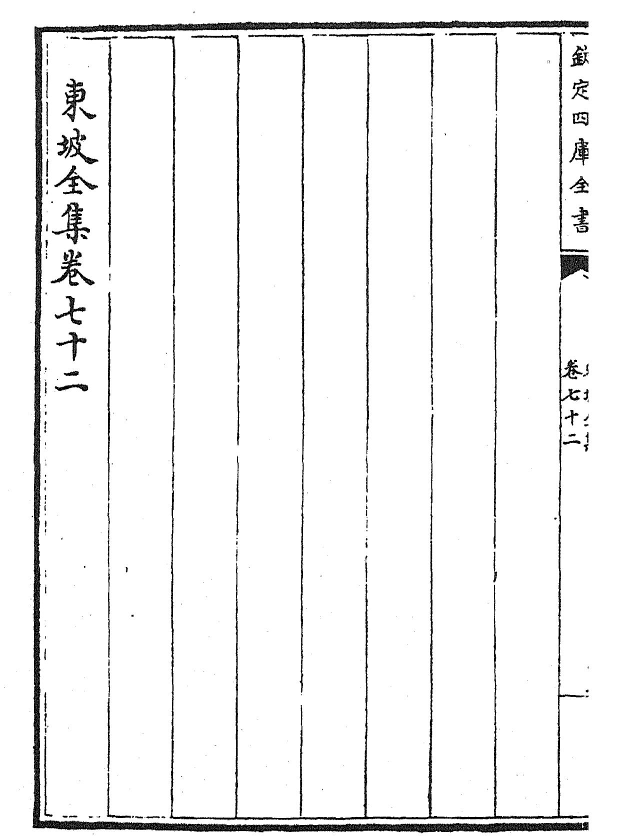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

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禀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

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適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


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
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東坡全集卷七十二

東坡全集卷七十三

宋 蘇軾 撰

書一十首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稚魯過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為災

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詳論之矣顧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均稅

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訐耳昔之為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異時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

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為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為害不深者軾以為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為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為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

以為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為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舊役至輕須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逐鄉分之凡某鄉之

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割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為乎近者畢

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撻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十八百餘萬為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

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為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自揆復發其狂

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顧無聞於人使孤危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勝戰慄

上文侍中論强盜賞錢書

軾再拜軾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歲荐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購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歛迹準法獲強盜一人至死者給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災傷之歳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則當復減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

已凡獲一賊告與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勝則為盜所害幸而勝則凡為盜者舉讐之其難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軀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惡強盜者為其志不善張而不已可以馴致勝廣之資也由此言之五十千豈足道哉夫災傷之歲尤宜急於盜賊今歲之民上戸皆闕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憂若又縱盜而不捕則郡縣之憂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聞上而人微言輕恐不見省向見報明公所言無不

立從東武之民雖非所部明公以天下為度必不間也
故敢以告比来士大夫好輕議舊法皆未習事之人知
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常竊怪司農寺所行文書措置郡
縣事多出於本寺官吏一時之意遂與制勑並行近者
令諸郡守根究衙前重難應緣此毀棄官文書者皆科
違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後初不被旨謹按律文
毀棄官文書重害者徒一年今科違制即是增損舊律
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衝改新制書也豈有增損舊

律令衝改新制書而天子不知三公不與有司得專之者今監司郡縣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軾之所深不識也昔袁紹不肯迎天子以謂若迎天子以自近則每事表聞從之則權輕不從則拒命非計之善也夫不請而行袁紹之所難也而況守職奉上者乎今聖人在上朝廷清明雖萬無此虞司農所行意其出於偶然或已嘗被旨而失於開坐皆不可知但不請而行其漸不可開耳軾愚惷無狀孤危之跡自以岌岌夙蒙明公奬

與過分竊懐憂國之心聊復一發於左右猶幸明公密之無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留守侍中執事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今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況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效其愚頃

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案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陜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陜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

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羣持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甲於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

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戸所以不免於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於竈戸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竈戸均爲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竈戸有

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朞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饑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口并日而況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醎也而望官課之不虧疎矣且淮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禄吏購賞修築廨庾之外所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

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作始作俑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賣有司以為熟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蠶衣被天下蠶不可無鹽

而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軾嘗論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者又以為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

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為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答舒煥書

軾頓首軾天資懶慢自少年筋力有餘時已不喜應接人事其於酬酢往反蓋嘗和矣而未嘗敢倡也近日加之衰病向所謂和者又不能給雖知其勢必為人所怪怒但弛廢之心不能自克聞足下之賢久矣又知守官

不甚相遠加之往來者具道足下雖未相識而相與之意甚厚亦欲作一書相聞然操筆復止者數矣因與貫君飲出足下送行一絕句其語有見及者醉中率爾和答醒後不復記憶其中道何等語也忽辱手示乃知有公沙之語惘然如夢中事愧赧不已足下文章之美固已超軼世俗而追配古人矣豈僕荒唐無實橫得聲名者所得脏乎何其稱述之過也其詞則信美矣豈效鄒衍相如高談馳騖不顧其實茍欲託僕以發其宏麗新

語耶歐陽公天人也恐未易過非獨不肖所不敢當也天之生斯人意其甚難非且使之休息千百年恐未能復生斯人也世人或自以為似之或至以為過之非狂則愚而已何緣會面一笑為樂朱支使行怱遽裁謝草草

答黄魯直書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

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為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為然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為人益詳意其超逸絶塵獨立萬物之表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疎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

此求文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為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荅宋寺丞書

軾自假守彭城即欲為一書以問左右久苦多事竟為足下所先慚悚不可言也來書稱道過當皆非無狀所

能髣髴自少小為學不過以記誦纂刻追世俗之好真所謂寡見淺聞者也年大以来雖所謂寡淺者亦復廢忘至於吏道法令民事簿書期會尤非所長素又不喜從事於此以不喜之心强其所不長其荒唐謬悠可知也而彭城自漢以来號為重地朝廷過采其虚名不知其宕無有也而輕以畀之自到郡以来夏旱秋潦繼之以横流之災札瘥之餘百役毛起公私騷然未已也計其不治之聲聞於左右者多矣仁人君子不指其過教

其所不迨而更譽之何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自今與足下往来相聞知不徒為好而已當有以告我者不勝大願適會夫役起無頃刻閒暇書不能盡意惟深察之

黄州上文潞公書

軾再拜孟夏漸熱恭惟留守太尉執事台候萬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絶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

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

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

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顧平生所存名

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已見絶於聖賢不得復為君

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强顏忍恥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

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

恕其不及亦如聖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

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

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没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為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為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為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

亡軼而此書本以為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録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黄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

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為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

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嘆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為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與章子厚書

宁厚叅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兹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承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兖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逄往還配桂州牢城棐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

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
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棐顧盡力因
出帖付與不逾月輒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
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柰何輒語棐但盡力不可以
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
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
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
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

棐所以盡力者為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録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凢為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

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絶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棐岳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奬使皆歆艶捕告之利懲創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棐必在京師叅班公可自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鎭將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棐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棐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

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顧
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
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
六冶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
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
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冶
夫數十人持却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
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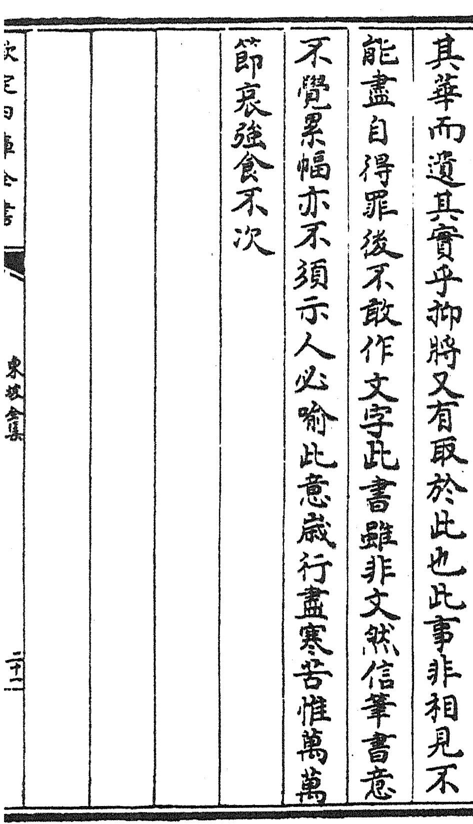
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自重

答李端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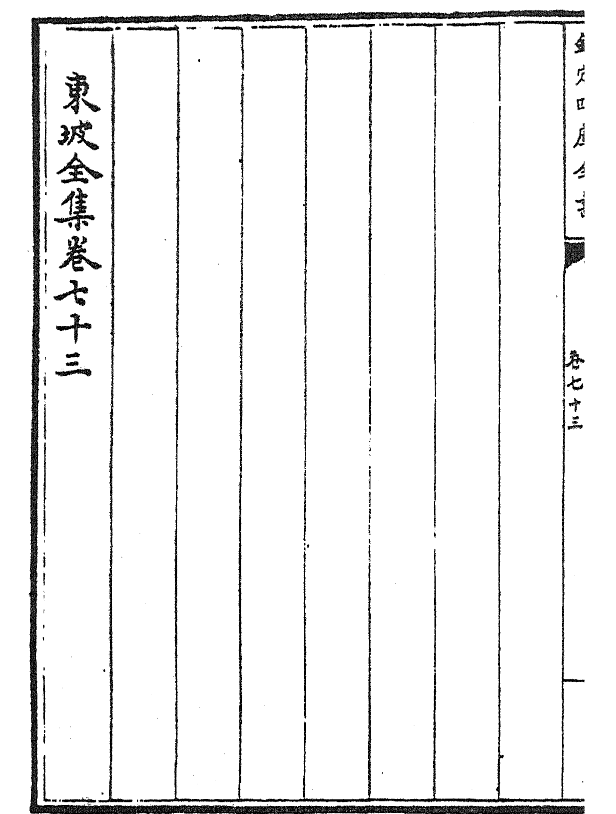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

黄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

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説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説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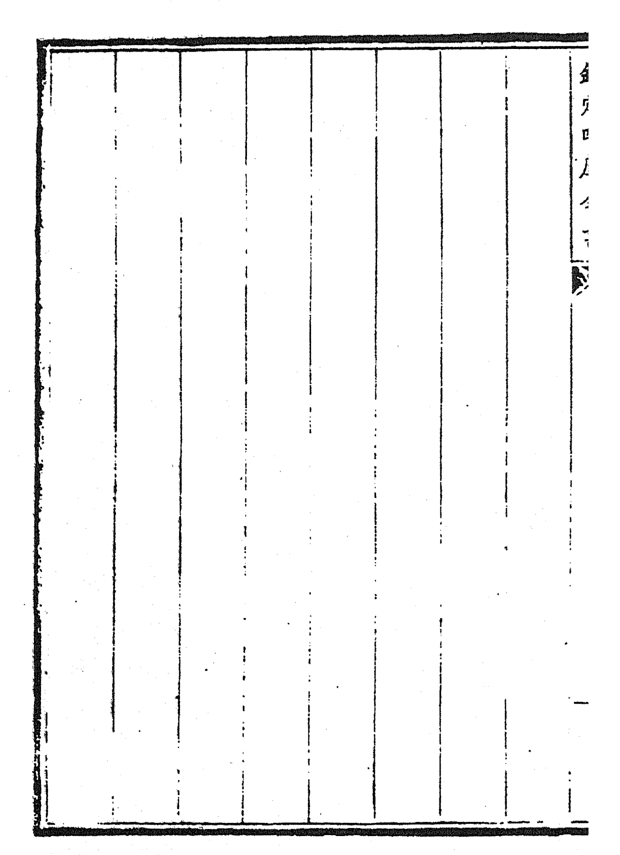
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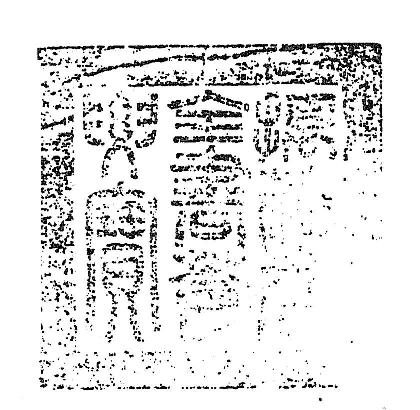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七十三

謹案卷七十二第十頁前一行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刊本者訛之據三蘇文粹改

卷七十三第五頁後七行若又縱盜而不捕刊本縱訛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王文明